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宇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　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　劉　能

集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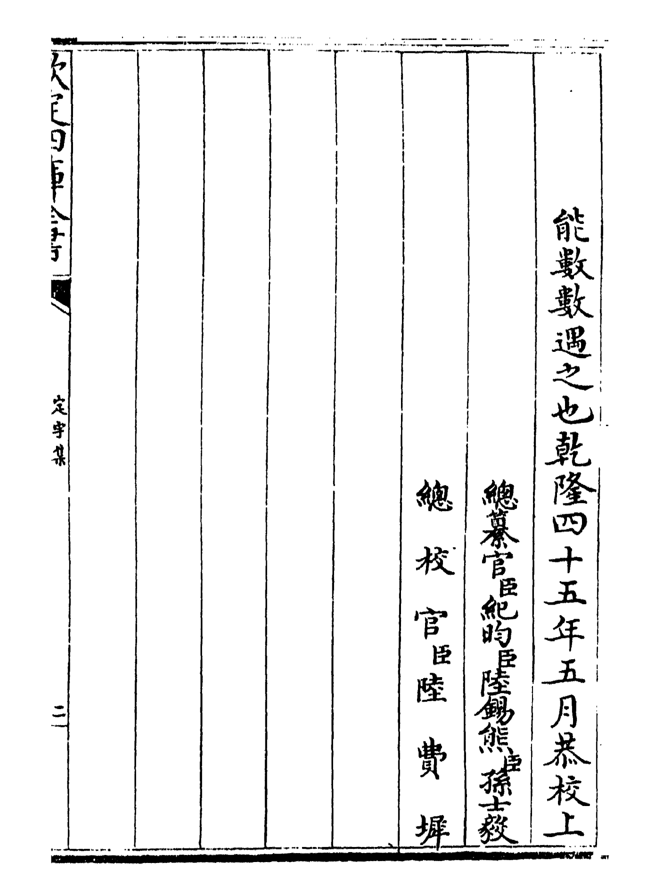
定宇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録是集為其族孫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别集一卷則附録序記誌狀之類櫟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學集中如澄潭賛曰惟千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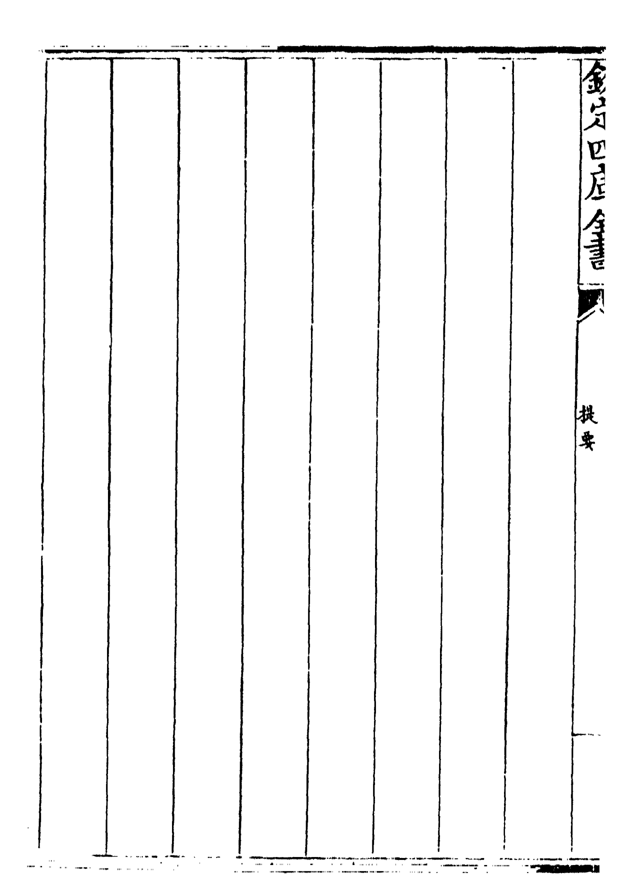
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聞朱子附會齋居感興詩句以强合於禪未免自生疵累異乎朱子之所傳然集中諸文大抵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如深衣考之類雖未必盡合古制而援據考証究與空談說經者有間惟詩作擊壤集派多不入格顧嗣立元詩選中所稱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椰枝水灑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烟諸句皆沙中金屑不



能數數遇之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年表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春三月二十七日寅時先生
生於休寧五城距朱夫子之卒纔五十三年

保祐元年癸丑先生二歲

二年甲寅先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聞輒成
誦

三年乙卯先生四歲

四年丙辰先生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十一月初四

日先生祖士俊公卒年七十五

五年丁巳先生六歲

六年戊午先生七歲通進士業自七歲至十四歲侍其

父復之公讀書公教之靡所不至

開慶元年巳未先生八歲

景定元年庚申先生九歲

二年辛酉先生十歲

三年壬戌先生十一歲

四年癸亥先生十二歲

五年甲子先生十三歲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先生十四歲

二年丙寅先生十五歲出為人師於團圓山九月十九

日先生之祖妣吳氏卒年八十

三年丁卯先生十六歲館湖干始受學於五城黄常甫

先生久而得朱子之傳

四年戊辰先生十七歲

五年己巳先生十八歲

六年庚午先生十九歲館於鄉族

七年辛未先生二十歲

八年壬申先生二十一歲

九年癸酉先生二十二歲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

十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赴江東混試以病不果二月迎婦於迴溪朱氏

少帝德祐元年乙亥先生二十四歲館於江潭而科舉

廢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為務是歲先生父

以五城茄鼓數驚因挈家還陳邨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先生二十五歲館於詹溪程氏

十四年丁丑先生二十六歲仍館詹溪程氏

十五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仍館詹溪程氏

十六年己卯先生二十八歲仍館詹溪程氏五月十一日

未時子照生

十七年庚辰先生二十九歲仍館詹溪程氏

至元十八年先生三十歲仍館詹溪程氏

十九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年癸未先生三十二歲仍館詹溪程氏

二十一年甲申先生三十三歲五月二十一日寅時子

勳生

二十二年乙酉先生三十四歲

二十三年丙戌先生三十五歲秋述漢衣說

二十四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二月二十九日先生之

考復之公卒年七十七

二十五年戊子先生三十七歲三月書淚衣說跋

二十六年己丑先生三十八歲

二十七年庚寅先生三十九歲

二十八年辛卯先生四十歲館里中畢梧山氏六月和

方虛谷上南行詩

二十九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

三十年癸巳先生四十二歲

三十一年甲午先生四十三歲二月二十八日先生之妣汪氏卒年七十五治喪不作佛事守曾祖遺言也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二月上丁日曹弘齋為先生作論語口義序

二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遊郡庠道過長林橋因謁曹弘齋

大德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

二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

三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七月立秋日論語口義成有

序

四年庚子先生四十九歲八月二十一日先生以雲萍

小錄呈曹弘齋爲先生作涴衣說跋

五年辛丑先生五十歲

六年壬寅先生五十一歲

七年癸卯先生五十二歲館於江潭葉氏十二月五日

書解折衷成有序

八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仍館江潭秋七月二十七日

中庸口義成有序

九年乙巳先生五十四歲

十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

十一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先生五十七歲

二年己酉先生五十八歲館藻口汪恕齋氏
三年庚戌先生五十九歲仍館藻口始解禮記五月十
七日作增廣通畧跋
四年辛亥先生六十歲在藻口不戒於火書籍悉燼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夏五月十一日禮
記集義詳解成有序
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二歲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六十三歲在璫溪館是年頒行科

舉先生赴浙江鄉試以書經登陳潤祖榜第十六名

二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春二月上許左丞書秋八月

以書附嶺南黄清夫上秦國公李道復求學職

三年丙辰先生六十五歲冬編書經蔡傳纂疏成

四年丁巳先生六十六歲在璫溪館編四書發明作朝

陽樓記

五年戊午先生六十七歲在璫溪館

六年己未先生六十八歲在璫溪館

七年庚申先生六十九歲在瑞溪館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先生七十歲春考評婺源院試卷

二年壬戌先生七十一歲

三年癸亥先生七十二歲在瑞溪館六月作勤有堂記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先生七十三歲在瑞溪館

二年乙丑先生七十四歲在瑞溪館

三年丙寅先生七十五歲在瑞溪館六月朔胡容齋為

先生作四書發明序

四年丁卯先生七十六歲在瑠溪館正月望作書經蔡傳纂疏序古邢張子禹命工刋行閏九月考評熙川會友吟盟課

致和元年戊辰九月改天歷元年先生七十七歲在瑠溪館

明宗天歷二年己巳先生七十八歲在瑠溪館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先生七十九歲在家塾

二年辛未先生八十歲夏四月建安梅軒蔡氏刋行禮

記集義

三年壬申先生八十一歲在家塾

順宗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八十二歲在家塾

二年甲戌先生八十三歲春二月十四日卒後五日配

朱氏亦卒年七十有九是月癸未子煕勲奉二柩合

葬所居後山先壠之旁從治命也

定宇集卷一　　　　元　陳櫟　撰

序

書解折衷自序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盖伏羲神農黄帝之書是為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為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

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邪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也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名之不能行詔晁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晁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耳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尚書數十篇皆蝌蚪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出於

伏生者為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即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為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即今所謂小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尚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

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甚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吕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臯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臯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

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又朝覲巡狩祭禮即位喪紀等禮書多載之又道理之淵藪在四書而四書之宗祖往往出於書堯典之克明俊德以下大學脩齊治平之所出也康誥之克明德作新民大學明德新民之所出也禹謨之精一執中中庸明善誠身時中之所出湯誥之降衷恒性綏猷中庸命性道教之所出也語之言仁孟之言性亦於書之克仁恒性出焉它所本祖遽數之不能終治經而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啄啄心心孰為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

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録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為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講姚姒𡡾灝噩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尚懋之舊嘗述尚書大旨繼成書解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畧改冠於篇端云

尚書蔡氏集傳纂疏自序凡例附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説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

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令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

一標題此書云尚書蔡氏集傳法朱子刊伊川易傳

標曰周易程氏傳尊經也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無四字紀實也

一今采朱子語録不書録者姓名法近思録也併在纂疏内依趙氏四書纂疏例也然語録必居諸説之前尊先師也

一朱子語録發明此傳而不可無者載之傳意已明無俟云云及非説本章經旨者皆不泛載務謹嚴也

一一部尚書朱子於闕疑諄諄言之今遇可疑處姑畧存舊説然後明云當闕疑焉

論語訓蒙口義自序

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為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胷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為一章照應猶易啟發侗蒙宜莫先焉朱子集註渾然猶經初學豈未易悟坊本句解率多膚舛又祇為初學語豈為可哉櫟沉酣四書三十年餘授徒以來可

讀集註者固授之唯謹遇童生鈍者困於口説乃順本文推本意句釋箒之其於集註涵者發演者約畧者廓章音必揭務簡而明旬積月累累以成編襲名論語訓蒙口義自集註外朱子之語録黄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洎餘諸儒之講學可及者咸采之廣漢張氏説亦間取焉櫟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甞出朱子稟臼外丙申春質之弘齋曹先生一見可之畀之序勉之刊賴同志助之歷四年始成自揆晚生懼

貫僭踰罪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為讀集註階梯非敢為長成言也昔程子傳易猶曰只說得七分而况晚生又况為侗蒙計哉櫟數年來又有讀易編書解折衷詩句解春秋三傳節註增廣通畧批點古文之類嗣是有進尚敢漸出與朋友商之觀者其毋以小兒學問只論語哉大德巳亥立秋日

中庸口義自序

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言）中散為萬事（指其中說

許多事如達道達德九經祭祀鬼神之類皆是末復合為一理指無聲無臭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言約而盡矣朱子分為三十三章而復截為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言以明之也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以德行言之曰中庸其實一也此是一大段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

以明費而隱之義也此又是一大段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言誠總言天道人道二十二章至三十二章分言天道人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言其所至其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於天也此又是一大段朱子之區別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誠字以為一書之樞紐則或問詳焉尤學者所當熟復而貫通者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書難讀初學者未能理會中間多說無形如鬼神如天地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今按說下學固少而

其中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擇善固執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且朱子亦嘗於序文提出擇善固執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相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誠能據此以為用力之方而以誠之一言貫通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別之則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者理皆見其為實理中散為萬事者事皆見其為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的為實學而非虛言矣言下學處雖少而皆提綱

挈領切要之言言上達處雖多而亦豈渙散無統玄渺不可究詰之論哉愚每患從學者未嘗精通夫大學語孟之三書而遽欲及夫中庸之書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往往難入不得已紬繹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復述讀此書之大畧於此云大德八年甲辰七月二十有七日

禮記集義自序 凡例附

櫟自少讀禮記多有未究頗習朱子大學中庸竊有聞焉即其所已聞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未浹洽也大德

丙午始見衛氏集説乃得因衆説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至大德庚戌始融會諸説句為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昔朱子為詩傳不及載諸家姓氏當時如張宣公亦未然之今安知無執宣公之説以見尤者然銷鎔百家鑄之自已亦安能逐字逐句一一標題以自取破碎斷爛之弊哉乃若所采成段必不可不書氏名者已謹書之矣名之曰禮記集義詳解云皇慶元年壬子歳五月十有一日

一儒家以大學為門庭中庸為閫奥入其門庭造其閫奥由是而讀戴記之四十七篇大本立矣宜無難者大學中庸固自程子朱子而後拔之四十九篇之中尊之四庫數萬籤之上然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王堯臣之及第也賜以中庸篇寶元元年戊寅吕溱之及第也賜以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豈非已開四書之端乎

一閩之先輩古禮記以月令冠經端或謂毋不敬一

言得禮經之要旨遂移曲禮冠之范氏祖禹因論詩三百而言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一鄭氏玄康成之注禮也當其好處辭簡意明其所未悉缺之未為失也乃遇解不通者必強改之讀某字如某字如宿離不貸急繕其怒改離為儷改繕為勁之類是也只從本字自有證據理甚的當

何可輕易必如大學親民之為新民命也之為慢也始為當耳然鄭所改亦有當從者今諸解者又必盡非之而盡翻之又不可也姑舉其畧以聽明者自擇焉

一此編成多取之者或謂不合為句解人將以幼學書視之勉令全段書經文而成段解焉予初欲從之既而重改作兼句解多省字成段解增字必多世豈無具眼者試一開卷當自見之豈但有益於讀

此經者以此經應舉決科者亦未必無補云

詩經句解序

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六十篇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三十八篇變小雅也自文

王至卷阿十八篇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名旻十三篇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謡之詩也雅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畧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隷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謡是也今見於書如舜臯喜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

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為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為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為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為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至孔子删詩為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為教人之先務視他經尤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為周南名

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挈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也學者識比興賦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為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

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詩序傳於世今考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常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為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為一編至毛氏為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為一編序說之可信

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為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别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尋云

百一易畧自序

六經莫先於易亦莫難於易初讀易而遽欲通易之旨尤戛戛乎其難哉孔子教人之常言惟詩也書也禮也

於易未始一言及之其自言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易之難學可見矣今欲使其畧知蹊徑姑述百分之一焉

老子節註序

道德經亦後人尊此書之名耳觀屈原之離騷詞人尊之為經則可見矣老子之言道德與六經孔孟之言道德不同所以韓文公曰道其所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道德也今姑以老子之說讀老子耳蓋老子之學愛說

道體而不的見夫道之體欲窮道原而不精探夫道之原其論道本於無頗似周子無極之說其論不欲以靜頗似周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實不免乎有病也無不與有合體不與用貫故其論有弊而其學終不行學者未精透六經語孟周程朱子之學而欲讀老莊自是難事只如老子體道無源二篇若非精透周子之太極圖說亦安能燭老子之非識老子之趣哉

愚謂莊子多寓言寓言者寄寓於事物與人而言也故凡所言之事與物未必真有此事物所言之人與其人之所言未必真有此人此言虛誕奇譎可喜可嘆可怪可愕讀者惟以意會之

批點古文序

或曰今選古文即以李斯上秦皇逐客書次於楚辭其文雖美如其人何曰不可以其人廢其文也且以離騷壓卷以忠臣為萬世勸也以此書次之以姦臣為萬世

戒也勸戒昭然讀古文而首明此豈無小補云

太極圖説序

此篇周子所自著太極圖説道學之精語也不特道理淵永文亦簡重正大粹然聖經賢訓之文焉今選古文而終之以太極西銘二篇豈無意者盖文章道理實非二致欲學者由韓柳歐蘇詞章之文進而粹之以周程張朱理學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淵源以詞章壯其氣骨文於是乎無獘矣此愚銓次之淺意也

增廣歷代通畧後序

通畧者通鑑之大畧也所纂記者皆前朝歷代之事皆古也初不曾記今之事或以古今通畧名之殊不可解

宋史講義呂氏中所著議論多詳明文辭亦條達然成於理宗朝猶有隱避而不盡言者今可無忌矣遂采其善補其缺多述平昔所考訂與所聞於父師者而申之以管蠡之見焉理度二朝無史可據今姑闕之金事廷

芳胡雙峯先生雖畧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悉以俟後之君子云至大三年庚戌歲仲夏十七日夏至

兩都賦纂釋序

律賦鑿之以人惟古賦鳴其天科目次場有賦以古不以律丕休哉離騷賦之祖降是舍漢何適矣孟堅兩都有餘刃無窟步漢賦舍班又何適矣寅科諸省取賦僉謂湖廣較優得非天馬歌出禮樂志熟班書故歟銀峯金君尚絅盡一生精力纂釋二賦既沒二十年其嗣子

謀刊之。屬董君季真求予序予退步也奚僭之敢季真曰子知科文事宜其無讓予方與季真研書經精義不遑他及浮生半日安能盡尚絅平生所熟乎然其條疏有序歸宿有所學古賦者能以尚絅之熟班賦為監則幾矣遂書以弁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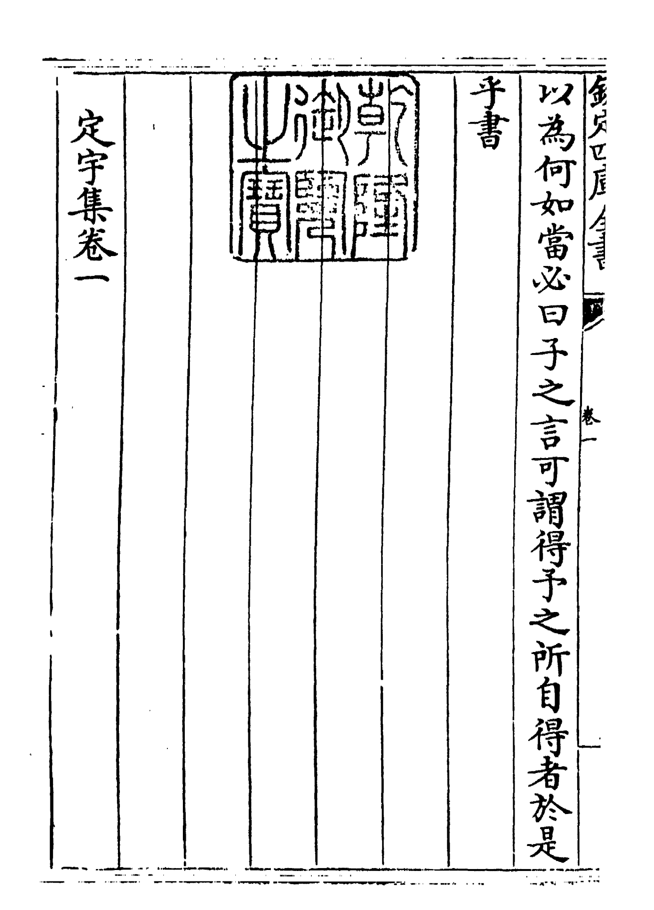
自得樓詩序

自得之說何昉乎其殆昉於鄒孟氏蒙莊氏乎自得之則居之安其論正得人之得而非自得其得其論奇趣

若異歸則同也中齋趙君自營壽藏搆樓其側扁曰自得欲予詩之予未讀樂章未可詩也請辭或曰不得韻語序之奚而不可遂勉強一言夫道可受而不可傳中必自得外至斯能受否則如珠玉投於暗而責其不吾受如之何其可也是故必有胷中之丘壑而後能得丘壑之丘壑有胷中之風月而後能得風月之風月中齋閒靜深遠君子也閱閙中之今古希物外之神仙將優哉游哉以適其天年殆欲自得之者乎自得之趣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非人所能與亦非人所能窺萬象滿前
一天領受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供吾受用真無盡
藏彼不能自得之者我自我物自物雖建齊雲落星之
樓則以目力所極疆界之吾懼萬象之偃蹇驕莫隨也
中齋亶謂深造自得之者矣萬象皆實虚以受之孟氏
所謂自得而居之安不特今日為然將俛仰於宇宙其
安居也何莫不然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者端在是矣若
得人之得者安得不九萬里而風斯在下乎自得主人

以為何如當必曰子之言可謂得予之所自得者於是乎書



定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宇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　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　劉　能

定宇集卷二

元 陳櫟 撰

序

送金赫翁赴都序

金赫翁舟行如都衆餞之如望李元禮班景倩俱有羡心僕尾衆後有所感有所敬焉道里遼絶古稱燕北越南禹貢荆達冀江河水不通未免捨舟適洛後代開汴達淮猶以為難厥今越趍燕殆半萬里乃舟行直達易

古人所難莊生謂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如適半萬里不知聚糧當用幾月翁今觀光欲行即行咄嗟而辦服食百需俱可捆載又易宴人子所難僕前冬將會試抵杭不能行其難如是今翁易易也如是此僕所以有所感也翁十數年前當董正莆田學自以年未高謝不欲為其篤志可尚先聖悅漆雕開端以此翁今年近強仕資英偉才超卓膴仕此正其時幡然此行鵬搏也孰禦使鄧高密僅就郡文學安有高冠雲臺

豐功乎左太冲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金張與許史七葉珥漢貂翁之生禀於天者厚植於地者高乃山上松也不屑小用之期老其才以副大用前之不輕用難人所易今之將大用又易人所難僕之有所敬不在茲歟不在茲歟翁行矣祇承新命錦還絲侍殆指日事耳僕又當望車塵以賀

送林先生序并詩

三山林先生以雄文奥學來教於吾州其於文無所不

能能無所不工士友所得多見者其圓文講篇圓文如盤走珠坂轉丸妙得止齋之胎骨也講篇如空中樓鑑中象妙得晦菴之精髓也文之雄學之奥者為之也頼其所作成者亦衆矣獨櫟之執經也後始見圅丈先生頗異之再見三見先生溪異之盖月書季考之文試共二卷僅四先生盡賞之三置之竈列焉畧去等威口講指畫斤至針芥恨見之遲言未既先生笑謂曰吾横經今三年而餘行揖溪山賦歸矣臨别贈言子毋靳櫟閒

之惕然念方以得師為幸遽舍我去將若何退謀之友將相與言之府借畱先生或曰子不愛林先生乎曰否曰先生臺閣中人物郡博士豈足久淹哉賢公卿在上位比肩知先生者如麻畱而塞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也因釋然曰顧先生之畱而久其教者我輩之私也喜先生之去而宏其施者衆人之公也尚何疑且先生初號孤山憲使盧公更之曰岩居妄揣其意豈不曰孤山和靖處士所居也純乎隱者也若巖居則其義有二一

丘一壑岩穴焉居隱也三握三吐岩廊焉居不終隱也
淮南小山之招隱士也始之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
枝兮聊淹留招隱者而使之隱也終之曰山中兮不可
以久留招隱者而使之出也先生自此升矣毋岩穴是
居而岩廊是居闡其雄文與學以黼皇猷玉王度則邦
家之柱石也願先生毋忘櫟言言之不足系之詩曰
芹宮三載坐氊寒弟子詵詵賴訂頑人物真如古和
靖乾坤有此大孤山端居好在岩廊上雅志毋徒丘

鑾閘倘緩征鞍尚旬月入城重得唱陽關

送趙子用遊京師序

古聖賢立德立功立言學者雖於簡編中得之閉戶而可見四海隱几而可知百代然未若遠遊宇內親歷古人遺跡而追見其當年以應簡編所云勝夫想像髙唐者之為得也是故因豐水覩河洛而見禹之功績講業齊魯而觀夫子之遺風可尚久矣馬存贈盍邦式序名為子長遊按太史公所遊不過江南而止耳蘇子由上

韓魏公書自謂過秦漢故都觀終南嵩華顧黄河奔流想見古人之豪邁至京師仰觀宫闕城池之壯麗富大於人見歐陽公方求見韓公焉其所謂京師乃指汴梁之京京以北未嘗遊也曷嘗得見今日之天下乃從開闢以來未嘗有之混一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疆域萃海内之大賢名公星羅林立於衆大之都詎止於歐韓三數公而已趙君子用佳公子也其華宗先正指不勝僂余素敬之畧見所與字説中辭不待贅今

將賦靈均之遠遊觀光京師索贈言於予辭不獲因念余二十載前當赴會試止或尼之遂不果行因得肆其力於諸經今因兄有斯遊如伏櫪老驥猶志在千里不能不躍躍歆羨之子用於儒學外兼吏道醫書不過遊戲於斯亦可見其多材藝也名公鉅卿必將望其𧰼而阮盼稱薦之云

汪溪金氏族譜序

汪溪在休邑西南二十里許實吾鄉入邑道上有金氏

世居於斯三百年矣其族先達若進士朋説請學於朱子直道從仕不負師門鄉魁若洙為程勿齋高弟見幾挂冠革命屢名不起自後奕世以明經聞俟舉應貢及由諸科進者繩繩接武然隱居有節義出仕有治行不徒志肥甘青紫而已豈非所謂能世其家者耶余家與金氏村壤相接世有婚媾嘗延先君先叔於家塾模範數年故余又得交其羣彥於羣彥中與清甫尤為莫逆清甫一日出家譜相示其先與予之先皆睦州桐廬之

人也其始祖博道公唐廣明元年避巢亂遷新安休寧與余始祖禧公播遷同時竊考二家先世後世貽謀繼業上下數百年符合又如左契因與清甫言曰君家一世遷杉坑四世遷梅結九世遷今汪溪予家一世遷禹山二世遷藤溪後世改名陳村君家始祖樂善行義鄉人依之成聚名金邨余家始祖積德累仁没葬禹山鄉人神而祠之君家自十三世有朋說公以進士顯科甲相傳於今益著余家九世有尚忠公兄弟以進士顯科

甲相傳於今不衰則二家户有詩書人有德業何莫非始祖之垂裕矣胡康侯嘗述祖德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予與清甫思承祖德盍各勉之

送葉謙甫往淮序

葉氏曰顒曰夢鼎嘗稱近代立功不朽未之敢許石林水心以詞章著立言似可許為不朽然末也從朱子游曰賀孫味道師友淵源所言由濂沂洙泗其殆庶幾乎吾

妹壻葉兄應宗號曰敬齋其兄子大有謙甫小從予游
迪以周程朱子淵源之學其入也有悟門其進也有實
地余心愛之忽闖吾門來告别諏其奚適則曰假館旁
近十有餘年恐遂汨沒敬齋叔曩歲游古舒見知於路
總管梅花主人耶律公洎路博梅先生鄱陽老儒鄭耕
岩諸公今其舊交必不乏人將束書訪先叔故交尋先
叔遺跡胷中耿耿者當有合焉丐先生一言壯其行余
㦬然異之諗之曰此郡文獻流風想猶昔者吾族祖應

城尉福倅二公皆游學茲郡相繼擢第因得聞淮鄉士友多直質好義無軟媚輕浮氣習使減我數年當與子偕遊惜予老矣徒目送子之行塵而已予與敬齋所謂有過成莊無不及焉無如梅花主人梅鄭二先生者當必能為子北道主人矣不妨出吾序以求印可子其必也親師取友力學以紹前修本味道性理之粹發石林水心詞章之華外之儻來者是有命焉任之可也無心則踰域如千里有心則千里如踰域子其行乎吾邑往

來古舒者如織則後有新得因風時以寄我

贈黄秋江序

予舊居五城距黄君清夫家一舍而遥知其事親孝交友信惟號秋江釣月於今三四十年邇年來聞其受知當路聲動朝野未詳也延祐乙卯冬十月清夫歸自京師過予寓館出鉅帙會粹題名作自平章秦國公而下賢卿大夫新進士詩文咸在雅雅奇奇並蓄兼收描畫隱趣殆無遺藴清夫謂予盍序之予辭以山林老病之

士不敢僭清夫曰贈言雖多鄉曲名士一未之有借重不嫌遠取信莫如近予毋遜其言良是知何說之辭因諗之曰大倫有五君親居其二士君子出處道二二當貫於一耕釣隱處者事出而顯者於耕與釣始或身之中每心之終不得身之者多矣沮溺之耕志和之釣偏于隱處長往不來意者自揆其才自行其志於以養其親及敬其親之遺體焉莘野之耕磻溪之釣則始身為之暨聘而改卜而載不終隱也愚所謂貫於一者也然

既而得君則此身君之身矣如阿衡雖將告歸姬公雖
請明農心固願隱不得遂已清夫素志乎秋江釣月然
以儒飾術以理測數遠遊盡大觀結知大臣者數年雖
欲梟一絲風於見底江上而不可得釣月之號幾成虛
設秦國公嘗欲以詞翰薦之力以養母辭歸又將築釣
耕山房與母偕隱自此以後之歲月釣將真釣耕將真
耕以給甘旨愛日不足予三四十年來聞清夫之孝於
親今真信而有徵宜乎集賢大學士上聞於朝將表厥

宅里也秦國公以當世大臣乃肯下友一士圖其秋谷耕雲與秋江釣月四詩且序之以雲月平分為約以訪之渺莽之際為期此盛德事古今寡二司徒劉公且欲乞鑑湖一曲以從公後期三人相視而笑予謂二公全德大才方忠於聖君乃顯而欲隱清夫築室終養方孝於其親隱而不顧顯雖有此約未必可踐若予者以六十之年方名薦書南人舉子六十餘人多得覲光用賓獨予抵杭以病而尼是天欲隱之也且家與清夫近緩

步當車二日可至清夫勉旃山房將落成旌表將自天而下予當斗酒隻雞升堂拜母奉觴爲壽二公所不得踐約者予與子真得踐之必當莫逆於心相視而笑

送朱季裕北上序

昔東坡歷八州督叔黨必侍親行人多稱之今古譙朱公亦督八州有佳公子七人季裕其季也公牧吾徽季裕實侍行公至清嬎湛淚見底之江至仁樂三十六峰之山何待辭費士友至自城府者多稱季裕不容口樂

交善士嗜談古易僕心敬之未識也延祐七禩三月朔
季裕自星源謁文公祠而回邂逅始一見溫厚謙抑人
品於小坡無不及焉臨分出星源所得送北上序若詩
徵僕贈言僕何言哉盖於是有所感深矣竊謂畀之厚
存乎天自厚以不負天所畀存乎人淮南大帥之孫八
州督之子世德所毓清淑所鍾以詩禮之味洗紈袴之
習天之所畀厚矣譬之百尺之松不生澗底而生山上
其干雲蔽日不難也所以自厚不以負乎天者其必由

學乎季裕以方二十有五之年聖塗云遠茫茫無垠盍
益於學加之意吾友雲峰胡君相與談易以能謙且節
頌季裕此其所已得者如乾之學問兑之講習此其所
益當加勉者觀其至徽近三年未嘗半武屬州邑今乃
特為拜文公祠一行不日北上過古兖望孔林必特往
拜焉自是為觀之觀光用賓晉之晝日三接所謂不著
而筮從者也譬之山上之松沐雨露飽風霜益加封培
時來而棟柱明堂又奚難哉若僕者延祐初元之秋北

行有其機矣貧病戹之乃澗底松也天之所畀不厚其尚何言吾故曰蓋於是有所感深矣遂次第其言以贈

送曹仁仲為饒州路學録詩序

山川以人物重尚矣人物之重足為世瑞自古以靈芝方之吾邑之勝有芝山以靈芝生於山得名番郡之芝山亦然番之芝山香人牙頰自半山稱賞劉詩始鍾芝山之奇者為人物先以吾邑言吾邑人物它未暇及姑以曹氏言曹氏自南唐時遷自青州登正科者自屯田

公矩至弘齋先生為六公今番郡學録曹君仁仲其同宗也方屯田公之焚黄告先塋也前一夕靈芝生塚上邑以實上聞里名孝芝坊標瑞芝皆以此匯直山曰芝山而已仁仲謹獨山長之賢嗣煥文講書之聞孫煥文與秋厓方公遊其耕録堂秋厓詩之書窓前竹石秋厓來飲其家又詩之仁仲能世其家今之往録番學也交遊以詩餞者若干人委予為之序予因告之曰居是邦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宣聖言也由友一鄉善士至友

天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鄒孟言也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番為江東名郡仕焉者自郡而邑而學多名卿鉅人仁仲其謹事之鍾番胡芝山之奇人物彬彬古今何限今之士林鴻碩仁仲何但當友之尚論古人聲光相接畧言之如四洪公忠定趙公碧梧馬公道德忠烈事業文章焜燿後先仁仲當求其遺丈覿其餘風景慕之景伯師帥於新安洪适弘齋賓席於碧梧師友淵源未遠也事賢友仁斯友尚論貫貴賤古

今而一之不徒為階庭之芝而寔為瑞世之芝庶吾邑之芝山與番之芝山相望相高方為不虛此行豈徒曰杖藜攜酒看芝山而已耶

送吳玄庵序

郡縣學外天下初惟四書院今書院遍東南皆是矣續往聖絕學前周程後朱張其師友淵源派的傳真者皆當為創書院以助教化淑多士橫枝崛起所宗誰何高流於禪卑雜於數河源崑崙而委滄溟否吾不欲言之

美若尹子彦明之和靖書院真所謂派之的傳之真萬萬當為創書院者也今吾友元菴呉君將東書長於斯求贈言諗之曰子知尹子乎其在程門班於謝范楊游其言曰伊川先生躬行皆是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知伊川者莫如尹子易傳既成不輕付臨終始以授彦明伊川所深屬望亦莫如尹子朱子語孟集註其采取最多且先者亦莫如尹子抑尹子提為學要旨以示人有曰學者學為人也西山真文忠公嘗并唐陽子宋石

子之言揭以示長沙學者畧曰近世言學可信者凡三言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則尹子學為人之言又進乎二子矣愚因真公説而紬繹之竊謂三子之言若三而實一忠孝者人所以為忠臣孝子也仁義者人之道所以立也學為忠孝學為仁義即所以學為人也人參天地而為三才顱圓趾方者人之形仁義禮智者人之性父子至朋友者人之倫聖人人之極賢人人之次凡人具人

之形學之得其道則凡人未有不可希賢人聖人者聖賢者人之様六經四書者化凡人為賢人聖人之仙方十七史治鑑者人所以鑒妍醜之明鏡也學於和靖書院者盡於尹子之言不徒苟知之必允蹈之學聖人賢人以求無愧於為人然後為無負於尹子之訓否則形雖具而性不存倫不盡孟子云異於禽獸者幾希吾為此懼矣抑又聞近世名公方秋崖有離官人二字而為言者曰人而不官者有之官而不人者多矣書院之士

學優而仕不官庸何傷學古而入官則左右必當惟其人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官而不人可乎尹子學為人之言與愚申尹子之意豈徒可為和靖書院之多士告將可通為天下學者告抑又有訊師者人之模範也模模範範自無愧於為人是誠在師和靖之師若友其交勉之哉

送汪存耕之建寧醫序

粤自道喪以來異端蠭起經傳外惟醫書可信醫術不

可無此先正范公所以窮願為良醫達願為良相而張
宛丘藥戒亦曰此醫國之說豈止於醫疾哉盖以仁心
行仁術活人之功亞於醫國相天下惟儒者深知之族
庖未必知也同邑存耕汪君簪纓之家儒書外旁通醫
書前是為般陽官醫提領御史以茂材異等薦今茲換
授職教建寧將行餞詩盈卷欲僕序卷首僕於汪君未
有半面雅何可僭而契家吕君諉之又何可辭僕雖未
識汪君然其家世其為人知之稔矣君之曽大父嘉定

壬午以明戴記貢於鄉明年摘髭高科僅佐外藩未究厥藴存方寸地遺子孫耕之君秀山公之孫月溪公之子祖父敷菑未竟陳修疆畎責在君焉君修禮耕之以至本仁聚之夫仁在乎熟之而已耕之至於熟是穮是蓘必有豐年有相之道天者昭昭良不爽也君耕祖父所存之寸地未已也留與君子孫又將耕君所存之寸地耕之無盡仁之活人及物亦無盡而仁將不可勝用矣君之年踰艾未耆萬里仕塗方發軔未弭節也良相

醫國時來則為縱或不在君之身必將在君子孫今茲之行模範學徒相與各耕其方寸之地仁心流行仁術擴充詎止為投方匕之劑之醫而已也徽國文公朱先生終身不忘父母邦姓名之上必書新安身建心徽所居標紫陽二字誠鄉關常在目厥今建安書院專祠先生君往謁先生祠先生之神洋洋如在視君乃父母邦邑子嚴助家稚弟也其必陰騭默喜之君稍暇必將遊武夷泛九曲訪大隱屏諸勝境以致高山景行之思於

浮雲閒舒卷雲出雨乾坤二詩必淡有所感發領會於心者建安名儒彙征林立君試出此卷呈之豈無首肯僕斯言者乎是為序

錢塘沈教諭送行詩卷序

古杭山水甲東南自東坡倅且守於斯履屐所經賦詠所及流峙勝境益改人觀瞻香人牙頰鍾奇毓秀生其閒者率多奇偉傑出他郡人物鮮能或之先坡公同時郡人沈公存中與公遊考訂博洽匪直筆談可傳不朽

良方會粹亦蘇沈並稱與陸忠州遊戲集方似今教諭沈君立之以古杭名流據臯比吾邑其存中派耶僕嘗畧見其詩清麗秀拔自愧老嬾莫至邑邪不得親雋永之味頃蕪湖尹浦文叙立之詩亦謂其藻思横發綺語焕映旁采輿論知其師範嚴講[illegible]暢諸生經口講指畫率多陶成今代者至將攜琴書歸訪孤山梅花交游諸名士惜其去俱餞以詩俾僕冒序卷端僕聞鄧高密使不遇光武亦不免為文學掾況近歲名卿自此而飛騰

遡淩者何限沈君行矣萬里官途發軔昉此弭節未渠央尚使後之續郡乘者登載君氏名與存中公趾美肩芳是則吾儕之望也已君其勉旃它年其無忘今玆之同遊哉

送唐長孺赴平江學録序

鄉友平江學録唐長孺書來將以夏五問道所由需贈言於余余諗之曰録於侯泮教官為第二員古蘇阜繁於江南為大郡地分千里師道參任之其若為稱此書生

家法舍孔孟而它求非忠告也敢摭二章以告居是邦也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者以友一鄉一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聖賢格言予飫聞之予何言哉然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子之此行無遽以師自好盍兼以取友自力事之云乎師之謂也豈但曰友之云乎凝香燕寢大府元僚皆極一時之選綰銅章據臯比必多君子事其賢者嚴憚以成吾德何可忽鍾茂苑笠澤英氣彬彬林立老成何限儁秀亦何限

友其仁者切磋以輔吾仁又何可忽道在焉不以貴賤分也子前是訓導鄉校玉成一郡佳子弟郡侯僚佐賢子孫多執經所友鄉國善士衆矣遊漸遠友漸多國士天下士將盡友之然未也盍尚友古之人泰伯季子皆以讓稱季鷹天隨高風清絶文正范公近代名卿第一流石湖冠冕佩玉之詩文首楊陸而出之皆所當神交於千百載上者其與乎聖門師友淵源者又有焉曰吳公言偃吳人也其祠朱子記之和靖尹焞嘗寓虎丘今

寺祠之子游孔門文學科彦明程門高弟不待贅子之此行謁二公祠瞻六公像當致高山景行之思以平昔所聞於鄉先師朱子者參之二公與蘇之士友精講而實踐之道在焉不以古今分也子行矣余他無以贈子矣吳江垂虹橋天下奇觀松江四腮鱸天下奇味子也觀其觀味其味凡與他俊游必多有詩焉第蘇州而後諸公吟未盡之物色分留遺子者將盡唫之好風東來時以寄我

送董季真入閩刋書序

先知為知大公為仁何謂也番陽淝山董公三十年前嘗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録增諸家注解間以巳見發明之書成藏於家其嗣子季真謀刋以廣其傳予二十年前亦嘗編書解折衷宗朱蔡采諸家附巳見大畧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耳星源雙湖胡公見予所編季真聞之轉索焉將會於一予以相去遠相見難未之發也雙湖敦勉自成蔡傳録註至商書而雙湖不禄意遂

怠季真乃肯以其先君子全書賜教予始竭精疲神會合以成一書季真不遠二百餘里來見板行之謀甚堅為留旬有五日臨行索贈言予謂溪山成此書若先知科目之興表章風厲者豈如寶公儼以奎聚預知文運哉亦如荀卿所謂千載必返古之常弟子勉學天不忘以理知之耳先知為知溪山以之私小其見者未必不幸家有學鉢秘之以謀進取季真乃能上以成父志廣以惠同志孝子也仁人也史遷於談班固於彪不必遠

引以擬之近即蔡氏事九峰成傳久軒以行世焉視之奚以異大公為仁季真以之如予者於先知之知既輸溪山一籌於大公之仁何忍與季真二致于其行書以遺之是書行豈直為溪山賀與自賀將與天下學者賀

送彭矮仙序

矮何病哉矮若陋也矮而仙不陋矣矮何病哉江西彭子挾地理之學以游而矮於形天實矮之也彭子疑人之矮之也以矮仙自命予謂氣質有清濁粹駁而智愚

賢不肖以分形之長若短不論也顱圓趾方四肢百骸長者此全形短者亦此全形也健順五常百行萬善長者此全性短者亦此全性也使短者而形性有一不具矮誠病矣今俱不然矮何病哉所貴乎人在求盡其性踐其形耳能盡性以踐形形雖矮不失為聖賢性不盡形不踐形雖長不救其為愚不肖是故堯長舜短文王長周公短其所以為聖一也不聞以是優堯文劣舜周公也古之短小而以賢知稱者良多長大而愚不肖者

尤不少使長大即為魁梧短小真為寢陋則曹交巨無霸賢於孫叔敖晏嬰矣夫然矮何病哉彭子以方壯之年而閑於禮辨於言容貌辭氣實德之符雖地學非余所知然觀其見知之多則有異已雖然仙六經不道也葢自秦漢方技家始彼之所謂仙猶儒家之所謂上智大賢也換凡而仙猶變化氣質使不肖而賢愚而智也陸老嘗有言曰有方為子換凡骨來學晦菴新著書信斯言聖賢之書乃換凡骨之仙方也地理家與儒家若

異然地以理言理無二理則當無以異兼通儒學始精通地理之學地理之學郭景純第一祖也景純之忠義學識文章姑觀其對王敦注爾雅之文豈瞹瞹眛眛於地理乎哉子或不罪愚言而力行諸則由仙我凡骨然後仙人枯骨枯骨者歸復於土而使其子若孫公卿將相源源焉庸非仙乎余故曰矮而仙矮何病哉

送吳甥仲文序

吳甥彬仲文耕經獵史種學績文每有悟入予夙器之

今年三十有九每來見輒悵歎今兹尤甚予恠之則曰世業本無多家益落假館不能免知我者希所遇輒不滿意進既不得芹吾君退又不足菽吾親且不獲從容丈吾徒疇昔之嘆以此今兹尤有可重嘆者官差祇候戶服役縣庭家預其一分隷主簿廳役莫賤於斯年垂及彊仕乃伈伈俔俔辱於斯恐下負所學對舅氏不覺重嘆此之故予解之曰甥無嘆知已不在多虚谷方公餘干胡公弘齊曹公三公國士天下士皆於甥加賞識

傳曰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世盖無契劵三公者否則知我愈希我斯愈貴人不識自有天公知甥無嘆凡吏於王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自一命以上其候司其造請其鞅掌不知旬月幾奔命勞殆百於甥且弗躬弗親不可得今甥役于勾稽廳差簡静出青蚨倩解事者自有舊不過割假館所得封蝗腹以辦此猶愈於脱牛胡袖穿犢鼻褌先後馬塵而不能者可貴可賤之實良不在外昔之士牧豕儈牛猶屑為之孰使至此非天乎長官如

我輩人必將於士類具憐豈必親役甥然後愜哉甥行矣毋重嘆仲文聞斯言仰天大笑長揖而去

送張靜山序

荀卿有言雩而雨何也曰猶不雩而雨也彼蓋疑祈與雨會天苟雨雖不祈亦雨耳吁有是哉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此心是為仁心理也性也天生五穀以生斯人此理之常或有凶旱水溢者數之變數雖變理可斡回之不忍人之丁斯旱而誠以禱諸天將以理性之

常回氣數之變也延祐二年乙卯糴價踴甚夏大水未幾便旱予居田里蒿目柴胷不忍其至斯極也婺源張君静山道法素高幸留吾里予亟延之恊誠以禱符牒一行陰官駿奔雲隨爐烟以興雷應令尺而震即得雨猶未洽夜四鼓雨大作建瓴翻盆者踰二時焦卷回生澗溪增流槁徙而鮮憂豁而愉我以吾誠資君之法君以其法恊吾之誠此吾脩性中之仁也以吾仁心感通造化生物之心如契券闔鑰耳况今調元賛化端有其

人傳岩之霖真自啟乃心出誰謂不雩亦雨哉荀卿以性為惡者也為此論宜無足怪張君歸遂書以贈公里多先覺盡出之當有印斯言者

楊萬谷公侯契券圖序

唐國師楊筠松深郭景純術為人卜地立能噓氷氏子春之人德其仁呼為楊救貧三數百年於茲此名尚掛人口熟人耳也國師遠孫叔昭君號萬谷世其學以遊予聞其為士大夫卜佳城甚夥恨未得一拭目一日盡

圖之標曰公侯契劵出以示予謂予序之予披圖歷觀
如古杭汪徽國之下榆村鄱陽魏知州之玉仙壇休陽
金國舍之匣裏明珠槐堂程直閣之玉千蟠鳳宣城湯
提舉之暑林琵琶西里程登仕之佛子負倚餘干曹判
丞之明湖飛雁古歙呉州判之鄭村壽藏爭奇競秀其
餘饒於財之家所卜無慮二三十所遽數之不能終是
皆將如陶士行之督八州羊叔子之登三事非如宴人
望救於國師者東坡所謂如持左契夏諺所謂如執劵

取償其是也乎一念之仁心心相傳鼻祖耳孫其歸一揆予聞鄒谷之黍生春噓之者鄒子律也萬谷之心如鄒子之律鄒谷之谷其仁一本萬谷之谷其仁萬殊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貫以此仁萬谷皆春宇内佳城散在千萬山谷者何限萬谷以黑囊用青囊溫如鄒子律一是為人擇而春之嗣是有得續修圖誌累牘聯編而以示予予將為君特賀不一賀噫披圖索驥昔人異焉按圖索地後人識焉地不愛寶德人遇焉

送楊叔昭序

地有理尚矣地理二字昉於易繫辭地理施於塟則昉於郭景純而大明於近世儒家者流有疑之者司馬文正楊文節諸公是也有信之者朱文公蔡西山是也文節荅文公書有曰郭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卓然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吁有是哉忠義者臣子事君之理也能死易死得其理難忠義以死如三代之龍逄比干萇弘漢之李固杜喬唐之張廵顔杲卿

之徒皆是也獨景純乎龍逄以下豈皆不善其先人之窀穸而然乎景純死得其理臣子之責塞矣郭氏有此賢子孫郭氏之榮大矣區區富貴云乎哉故論禍福之大者莫大乎生子孫之賢不肖而富貴利達貧賤憂戚次之朱文公理學宗師亦信地之有理地之無理文公肯信之乎謂地理之可疑至誠齋而極知地理之可信至晦菴而定然地之有理知之非艱守之惟艱知之矣不守之苟且以求合遷就以謀利雖知猶不知爾中庸

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故知之而貴乎守之也楊叔昭唐國師筠松之後世其家學予交之有年予思吳越之人養生務繁華送死殊忽畧親之遺骸率投畀水火與委之於壑何異叔昭能盡所見參稽互訂以求真是之歸予所以不能忘言者欲其知此理而必守之也守之云何必持守所學不茍且不遷就之謂也於其行書以為贈

送余公亮赴恩城同知序

心友余公亮將赴恩城多贈言者矧交情如予欲默得乎官無高卑及親三釜而樂否則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也恩城地雖遠然有志則萬里咫尺無心則咫尺萬里公亮年方壯志方銳遠不足云第不能奉版輿就養耳白雲之思切則青雲之路輕或謂忠孝不兩全予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始不可兩全公亮行矣至彼之餘以誠告當路早謀寧親當路非人子乎我體倚門之心以爲心當路必能體我陟岵之心以爲心歸有日矣

年當喜懼日有短長一念及此三釡三公奚足校哉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休寧教諭孫有常序

宛陵孫君有常以薇省檄來教吾邑予邂逅識之語未竟別去然邑庠諸生談君善不容口予以是敬君今三年矣官滿將歸拳拳諉予友吳正夫求予贈言其亦有以敬予也乎忍靳不一言教官非他官比慶歷間州縣始立學縣有學未有官往往令丞有文學者兼之其後

始專官以教曰主學必付之南廓老儒若橫經郡泮其選尤重必黄甲暨南省前名暨優平等上舍洎一任回試教官中者始畀之守倅待以上客六曹不能班其選重故其教行理勢然也今因革異宜郡博士且視昔選任殊輕况邑庠乎然任是官者當思稱千里百里師儒之重何可不自重哉孫君教吾邑良知自重由是陞擢遠大詎可量乎或翺翔侯泮間能自重其道以自重其官也必矣自重其道安在曰不出君名若字間彰厥有

常昉見虞朝克用常人繼見周世夫子曰聖人善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有恒者斯可矣朱子云有常者之於聖人高下懸絶然未有不自有常而能至於聖者聖門進學具有科級聖朝進人亦具有科級聖塗云遠發軔自有常始仕塗云遠發軔不自教官始乎行矣孫君君家華老仲益文章聲名赫赫若昨日跕其美者不於君是望其將疇望

送朱君赴鹽官州陰陽教授序

九流之説昉自漢劉歆儒家者流陰陽家者流其二也歆説行世遂謂陰陽自陰陽儒自儒嗟乎曷不折諸聖賢之言乎夫子賛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朱子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折衷以聖賢之言儒家可貫通陰陽家第偏於陰陽家者不能貫通於儒家耳聖朝崇重儒道不以本遺末於諸路府州設陰陽教授以典司之予友朱君勅差鹽官州陰陽教授將行辱需

贈言予竊謂君家文公之易本義四書註釋太極圖解講貫五行陰陽太極之理至矣盡矣君於家學亦云精熟矣本也由本以該末以之教焉授焉餘事耳豈真偏於陰陽家者流之學而已乎吾郡中全方君方知鹽官州中全之學親傳虛谷之學虛谷之學心傳文公之學予與虛谷為莫逆交闊此久矣予於中全契家兄弟也君抵鹽官其為我寄聲先生以此質之必將首肯於斯言

送汪瞭翁序

同邑汪瞭翁名存正其居距吾里不過長亭予舊識之今茲忽來告曰存正少習儒書弱冠曾為童子師不幸喪所天弗獲已改業遠遊初傳祈川謝君躔度學繼傳章貢曾君地理學遂以卜地談天涓日之術行當道諸公往往青盼之嘗參校陰陽諸書編一覽歴同業多傳馬前兩載遊秋浦淮堧今將再往願先生贈一言壯其行予見其請勤勤其辭諄諄遂述其言如前繼諗之曰

子之名若字其本諸孟軻氏胷中正瞭焉之云乎人與物接其神在目神之君在心心天君目天官也胷中蓋指心之天君言心正則神精而明不正者反是子所存之心果正眸子之瞭亦宜地理家書曰青囊經又有所謂黑囊黑囊者何則眸子也心為一身主宰萬事根本心君正眸子明一以貫之黑囊匪直施之青囊而已以之談天以之涓日壹是皆以瞭焉之眸子為本一覽之編亦瞭焉之眸餘光所覽耳予由子之外貌覘子之中

心即子之中心印子之外貌以吾子之黑囊進諸公之青眼宜哉宜哉抑予又有說聞之晉師曠曰人少年勤學如日出之光中年勤學如日中之明晚年勤學如炳燭之照吾子少也習儒今中年耳以胷中之正眸子之瞭如許何忍當卓午之天不溫尋舊業以充拓其性天乎師曠瞽者也其言尚然瞭然之眸者聞斯言當不待辭之終而躍然悟惕然懼汲汲然自力矣予年八十有一使僅如朱子之七十有一宣聖之七十有三其及為

子發斯言乎予也其毋忽於予言

贈醫士程堯叟序

昔范文正公嘗曰達則願為良相窮則願為良醫博哉斯言人所共聞也伊川先生嘗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淵哉斯言人所罕誦也予竊謂醫家書肇於三皇之初而愈行於萬世之後小則通閉解結大則立痿蘇瘵甚則起死回生為人司性命者醫也誤人性命者亦醫也醫良不良之分禍福天淵焉自非賢明

智慧之資未易勝此此秦越人倉公華佗徐文伯龎安常之徒所以間見於古而寥寥於今也噫嘻良醫信不多見而自古曁今良相尤不多見臯䕫稷契伊傅周召遠矣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亦相之良者是皆有丹可壽斯民其餘時來則為之相肉食無遠謀者比比皆是既無丹可以躋民仁壽甚者反使生靈為血為肉焉達不能為良相反有愧於窮而為良醫以此方彼孰得孰失又何窮達之足校哉今星源大醫程君堯叟以其世傳

之醫學行於士大夫間有年矣予始識之歙邑吳君濟川館中稍久頗稔其人察脉精用藥審非族庖者比其知於諸公也亦宜濟川主人方禮聘之使主其壽安藥室期俾遠近之人舉無札瘥疵癘而咸躋乎壽安之域不私其身為堯民之叟將使民吾同胞皆得熈熈為堯時叟焉醫之良如此挾吾道之丹而不得壽斯民者當有愧色予羨良相乎良相羨予乎辱徵予言敢援文正伊川之語演之以為贈堯叟以為如何

送程仲本再往長樂侍親序

節卿大尹程公之嗣子植仲本其年甫伊川作顔子好學論之年夏閒歸自廣東來從予遊先後僅五旬耳甚欲鑄之使有成然不能點之使速化其資不為敏而其心則甚勤立志良可嘉而求效似太急汲汲然欲一日讀二三日之書一日見數日之效而其序不當然也秋來家問呼之來侍又將有數千里之行求予餞行序予前所為字說盡之矣又奚以序為請益堅予不忍終拒

然抑將何以為子謀哉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敢摭之以語子循序漸進則夫子無欲速之意也學如耕焉昔聞程子有心如穀種之語是種也由浸而播而蒔而耘而糞而灌而穫日至之時熟矣一節不謹鹵莽而種必鹵莽而收安有不循序不待時而速成之理乎子之務學愚敢以欲速為戒子之還侍也從容贊決宜蚤法陶令賦歸來罔俾淵明專美晉宋間詩不云乎式遄其歸是也尊公之遠官愚敢以歸

逮為勸予性素樸直老不能改二逮字意反而心真知我罪我惟賢周魯裁之

送王彌道江寧教官序

今世儒者之學當深探其淵源以紹正派然後時出其緒餘以掇巍科必志於為百世之士匪直徼一時之榮而已吾友王君彌道將江寧教官告予行不鄙求贈言余謂同門同志莫如君有八百里之行三四年之别自當一言奚以求為教官非他官比聖道顯晦人才成否

闕焉從昔以來所甚重而在我尤當自重慶歷以來州縣皆立學學皆設教官試而後除又必甲科舍優方得除州郡坐次通守之下即教授六曹未能或之先也教邑庠曰主學必南廊老儒始得為之其重之也如是近年以來多借徑於斯牽補架漏選任不如前之重任之者亦鮮知自重渓思之胡得然教授任千里師儒之寄教諭亦任百里師儒之寄者而可不知所自重乎自重如之何曰深根源以紹正派是也聖道統緒繩繩迄今

羲黄堯舜以來羣聖賢之道統至孟氏而絶紹之者周
程三子續孟氏之絶學紹之者又朱子彌道之少也從
吾先人游先人生嘉定辛未距朱子夢奠纔十餘年耳
去朱子之時若此其未遠吾休陽距文公闕里地若此
其近先人授徒非朱子之書不讀余自少受讀唯謹彌
道少余十一年耳師友淵源朋友麗澤于今五十餘年
彌道年益長親師取友益多前是教諭番學時屢請學
於虛谷方先生得其字説納交孫元京諸君賴其切磋

如是者指不勝僂所謂溯根源以紹正派亶有爲之教諭番學未幾教諭古歙今茲之行似鄧仲華之三爲矣甚慼焉不樂余曰君行也建業六朝文獻之地臺察府縣之名公卿大夫布列焉必有知君者君教焉於斯廸之以根原之學而出其緒餘之文以之掇巍科仕明時將彬彬輩出若徒爭一韻之奇競一字之巧於風雲月露間縱儌一時之榮而不可言百世之士不特君不當以是望江寧士余亦不敢以是望君也君行矣事大夫

之賢友士之仁此聖師所以授端木氏者君所飫聞力行余言贅矣

送地理游季常序

地有理尚矣聖人作易俯察地理矧以地理為人尋牛眠馬鬣而不本於理烏乎可世之挾是以行者疇不能以地理自標而於天理之全體大用懵然者甚夥是故不能涭燭天理者未必能深造地理也婺之游氏世精於斯其先字務德者注狐首經行世名公亟稱之美不

待贅其裔孫冲古與予相慕而未相覿然聞其人友於弘齋曹先生先生稱之不容口其人益可想見今茲有客來訪吉彰其名季常其字者挾吾契家古逸汪公書以前乃冲古令子古逸高弟也望其眉睫覩其進趨聆其談吐覘其胷次宛然一儒者舍假館亦以家學行族庖寧有是予因已異之起拱而請贈言予行年八十雖不知老之將至而於景純之學未知問津雖欲言不知所以言一再辭請益力因問其年甫及三十正晉子野

所謂如日出之光者喜其年之富力之強遂忘交之淺而深言之天下無二理也不可因館之舍而遂併吾學舍之也盡於家學外加意於聖賢之理學昔朱夫子蔡西山惟深於理也故有味於其言而發明乎其書子能因其已聞已習而深求其所未聞未習於理之全體大用以黑囊奄有包羅之本此以用夫青囊深燭天理以深造地理眼底且無全牛族庖者其不辟易百舍避子乎又況程夫子之門定夫公之學與上蔡和靖龜山諸

公並稱其所論學而在務本朱子既采之於後而尤標之於首舉一節可以概其餘此非游氏先哲乎子更能學其學以溯求其所務之本送君常者自崖而返矣子必勉之子歸以吾斯言告古逸公亦未必不以為然

定宇集卷二